

(上接第1版)

“剥开一粒黄土,半粒在喊渴,半粒在喊饿。”甘肃的定西、河西和宁夏西海固,合称“三西”,曾是中国最穷的地方。

40多年前,联合国专家考察后留下令人绝望的评价:“这里不具备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

但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字典里没有“不可能”!

1982年,中国启动“三西”农业建设专项计划,首开人类历史上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开发式扶贫”的先河。

1994年,新中国第一个有明确目标、对象、措施和期限的扶贫开发纲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出台。

进入21世纪,中国实施两个为期十年的农村扶贫开发纲要,两次提高扶贫标准。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曾在阜平考察时这样强调。

截至2012年底,现行扶贫标准下尚有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为10.2%,比全球90%以上国家的人口都多。而国际经验表明,当一国贫困人口数占总人口的10%以下时,减贫就进入“最艰难阶段”。

8年多来,习近平总书记顶风雪、冒酷寒、踏泥泞,翻山越岭、跋山涉水,走遍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先后调研指导20多个贫困村。

有农民夫妇记得,习近平总书记盘腿坐在他们的炕上,拉家常。有林业职工说,总书记在她家察地窖,摸火墙,看年货。有村支书想起,总书记问村里“去年有多少人娶媳妇儿”。还有古稀老人面对总书记竖起大拇指说,“你呀,不错嘞!”

从黄土地上走来的习近平,始终和“平凡的世界”中的父老乡亲心连心。当年在梁家河插队时,他最大的愿望是让乡亲们“饱餐一顿肉”。到了河北正定,他甘冒风险也要摘了“高产穷县”的帽子。在福建宁德,他带领探索“弱鸟先飞”的脱贫路。一直到浙江、到上海、到中央,扶贫这件事,他始终“花的精力最多”……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部署、亲自督战,中国减贫进入脱贫攻坚新的历史阶段——

绵延起伏的武陵峻岭,如诗似画的湘西风光,在作家笔下“美得让人心痛”。而大山阻隔、交通闭塞、发展滞后,这里也曾“穷得让人心痛”。

走进湘西垣县十八洞村苗寨,村民石拔三大姐家的火塘挂满了腊肉。

“总书记揭开我家粮仓,问我粮食够不够吃?种不种果树?养不养猪?他还走到猪栏边,看我养的猪肥不肥。”她对7年多前习近平总书记到她家的场景记忆犹新。

那时,石拔三家暗黑的房里,唯一的电器是一盏5瓦的节能灯。如今,她家添了液晶电视、电风扇和电饭煲,还在家门口摆起了小摊。

2013年深秋,习近平总书记在苗家黑瓦木房前一小块平地上,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作出“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

为什么要精准扶贫?

习近平总书记形象地指出,“手榴弹跳蚤”是不行的。抓扶贫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要一件事一件事做。

此后,围绕“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等核心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六个精准”“五个一批”的具体要求。

2015年,脱贫攻坚成为总书记紧抓不放的工作主线:年初考察云南贫困地区指出“时不我待,扶贫开发要增强紧迫感”;春节前夕在延安主持召开陕甘宁革命老区脱贫致富座谈会;3月在全国两会提出“要把扶贫攻坚抓紧抓准抓到位”;之后到多地调研,提出“用一套政策组合拳,确保在既定时间节点打赢扶贫开发攻坚战”。

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宣部注意到,党的文件把“扶贫攻坚”改为“脱贫攻坚”。

11月,“史上最高规格”的中央扶贫工作大会举行,吹响脱贫攻坚战的冲锋号。

“我们要立下愚公移山志,咬定目标、苦干实干,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全党作出庄严承诺。

承诺如金,战鼓催征。

从2015年到2020年,围绕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阶段性重点任务,习近平总书记连续召开7个专题会议系统部署、压茬推进。

2020年3月6日,北京。在防疫关键时刻,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召开打响脱贫攻坚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脱贫攻坚座谈会。

“脱贫攻坚工作艰苦卓绝,收官之年又遭遇疫情影响”,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顽强奋斗,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坚决完成这项对中华民族、对人类都具有重大意义的伟业!”

(二)伟大的实践

2020年初,中国还有551万农村贫困人口,52个贫困县。

剩余的贫困县、贫困人口,都是难中之难、贫中之贫。

这些贫困县分布在桂、川、贵、云、

甘、宁、新7省区,贫困程度深、自然条件差、致贫原因复杂,都是几轮攻坚仍没有攻下来的“山头”。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既定的节奏:春耕物资、饲料运不进村,一度有近3000万农民工返乡,大量农产品出不去,部分扶贫车间和产业项目陷入停滞。

1998年以来最大的洪灾突袭,直接影响200多万贫困人口。

刚脱贫群众面临返贫风险,未脱贫群众身陷困境,最后的决战难上加难,怎么办?

挂牌督战,以非常之举战非常之役!

2020年,宁夏。

80多年前,红军在这里翻越长征途中最后一座高山——六盘山。

此时,宁夏最后一个未摘帽的贫困县——西吉县,也在翻越脱贫路上的“六盘山”。

“十种九不收,麻雀渴得喝柴油。”缺水一直是西吉人几辈子没有解决的难题,当地很多人名字里有“水”字。

“每天天不亮就要赶去四五公里外的泉眼担水,地上排队的水桶能有20多米,去得晚就担不上。”65岁的红耀乡村民柳志俊说。

西吉县将饮水安全提升工程作为督战的重点。

建泵站、修水池、换水源——这是瞄准短板、制定作战清单后,落实的具体行动。

同时紧盯脱贫标准,靶向攻坚,开展“四查四补”,劝返疑似辍学学生452人,新改造农村危房1530户……

到秋天,西吉县“两不愁三保障”达标率100%。

放眼全国,52个挂牌督战贫困县,不仅得到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还获得中央补助资金184亿元。

全国各挂牌县均有一名省级领导联县督导。

东中部地区2008家社会力量结对帮扶1113个挂牌督战村。

面对疫情灾情“加试题”,战贫新举措应运而生:

2020年4月15日,29岁的金素素从宁夏西海固到福建福州务工的第49天,领到了近4000元工资,也是受疫情影响以来第一笔收入。“哪怕吃点苦,只要有活儿心里就踏实。”

这次“南下”是金素素第一次坐飞机,乘坐的是“务工包机”。

在疫情袭来的日子,“务工包机”“务工专列”“务工包车”给贫困群众送去温暖……

回望脱贫攻坚8年,卫星从独特视角见证中国贫困地带发生的神奇变化——

北起黑龙江黑河,南至云南腾冲,“胡焕庸线”以西区域的夜光越变越亮。8年里这片区域夜光面积增加约55%,背后是西部地区电网加大铺设、乡级以上道路长度5年增加约64%、互联网经济快速增长活跃。

在雅鲁藏布江河谷,卫星发现有一片迅速生长的居民社区。新居民来自海拔4800米以上的藏北牧区,搬迁过来时,很多人不会用电、水、煤气,社区工作人员一个个地教。他们腾退的藏北家园,相当于21个北京大小。过去8年,全国有超过960万贫困人口通过易地搬迁住进新家。

在北纬30度附近,有一条“黄色项链”,那是地球上著名的沙漠带。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塔克拉玛干附近的新疆柯坪县,3万亩新增农田在卫星影像中清晰可见。政府兴建起安全饮水工程,甘甜洁净的饮用水接入每户农家。更广阔的视野里,卫星见证了西部一座座水利工程为干涸的土地带来滋养。

分布在青藏高原及边缘地带的“三区三州”绿色在增长,道路在延伸,产业在发展……

放眼全国,8年脱贫攻坚战,12.8万个贫困村出列,832个贫困县摘帽,近1亿人摆脱绝对贫困,创造了人类减贫奇迹。

减贫奇迹来自精准方略——

这是史无前例的精准到人,明确“帮扶谁”;8年时间,近2000万人次进村入户,开展贫困人口动态管理和信息采集工作。

这是举世罕见的精准组织,明确“谁来帮”:25万多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县级以上单位派出的驻村干部,做到户户有责任人,村村有帮扶队。

这是实事求是的精准施策,明确“怎么帮”:根据不同致贫原因实施“六个精准”“五个一批”,因地制宜、因人施策。

这是审慎科学的精准评估,明确“如何退”:明确“时间表”,引入第三方,聚焦内生力和发力……创新构建最严格考核评估体系,确保脱贫成果经得起历史检验。

云贵川交界处,有个“鸡鸣三省村”。

村民申昭时在通户路路口处竖起了“感谢共产党”的石碑。4年前由政府帮助改造住房,2年前通户路又修到家门口。从此,他残疾的妻子可以自己坐轮椅出入,他可以外出打工,结束了留在家里背妻子进进出出的日子。

如果说一条通户路,缩短了贫困户与外面世界的距离,那么一门语言,则打开了贫困群体认识世界的窗户。

在四川大凉山,越西县河西畔多新农村82户贫困村民,2019年秋整体搬迁到有卫生室、幼儿园、活动广场的新村。进了村幼儿园的孩子如今说起普通话,发音标准清晰。

千百年来生活在高山深谷的彝族民

众,一直在闭塞的环境中代代繁衍。“记得第一次到广东打工,上厕所都不知道怎么问路,也看不懂标识。”一位彝族妇女这样回忆曾经的窘迫。

不会普通话,成为彝族儿童学习的重大障碍。

2018年,国务院扶贫办、教育部和地方政府在凉山启动“学前学会普通话”行动。迄今,43万名学前儿童从中受益,越来越多彝族孩子成为既能熟练掌握普通话也不忘母语的双语“小达人”,有些彝族父母也跟着孩子学会了普通话。

教育扶贫补上劳动力素质短板,解决内生动力补上思想短板,贫困群众自主脱贫能力提高,人均纯收入从2015年的2982元增至2020年的10740元,年均增幅29.2%。

减贫奇迹来自产业支持——

2018年以前,我没听过车厘子,更别说吃了。2019年第一次吃到自己种的车厘子,那个滋味真香甜!”云南省香格里拉市建塘镇尼史村22岁的村民央美说,家里世代放牧、种植青稞和土豆,车厘子曾是新鲜物。如今,村里建成车厘子基地,她学会种植技术,每天约有120元务工收入。

像尼史村这样地处“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的许多乡村,过去种植的农作物品种有限,亩产效益较低。实施精准扶贫以来,这些乡村因地制宜,引进农业企业,实现特色产业“从无到有”的历史跨越,涌现出凉山花椒、怒江草果、临夏牛羊、南疆林果、藏区青稞牦牛等一批特色品牌。全国每个贫困县都形成了扶贫主导产业。

产业扶贫是覆盖面最广、带动人口最多、可持续性最强的扶贫举措。

依托订单生产、土地流转、生产托管、就地务工、股份合作、资产租赁等方式,全国72%的贫困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立利益联结关系,70%以上的贫困户接受了生产指导和技术培训,累计培养各类产业致富带头人90多万人。

发展产业、易地搬迁、生态补偿……

面对疫情灾情“加试题”,战贫新举措应运而生:

2020年9月5日,黄忠诚兑现了组建合作社时对贫困户的承诺,向贫困户发放股金分红。欢天喜地的日子里,他却因积劳成疾突发脑溢血,猝然倒在了分红现场……

这是一个令人悲痛的数字——8年多来,全国牺牲在脱贫攻坚战场上的扶贫干部,共有1500多人。

交通事故、自然灾害、劳累过度、突发疾病……这恐怕是和平年代里,牺牲人数最多的一场“战役”。

今天,当我们回望这场可歌可泣的伟大征程,永远不能忘记这份长长的牺牲名单——

姜仕坤、黄诗燕、蒙汉、泽小勇、黄文秀、余永流、青方华、蓝标河、秦彦军、张小娟、吴国良、吴应谱、樊贞子……

他们中,既有县委书记、县长,也有生于斯长于斯的乡镇干部、村干部,更有从四面八方赶来把他乡当故乡的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员和扶贫志愿者等。

2020年12月1日,在脱贫攻坚即将奏响凯歌之际,余永流积劳成疾,生命定格在33岁的年轮;在3天后的追悼会上,他不满3岁的小女儿“公主殿下”,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位“臣”已经永远不告而别……

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是共产党人历经岁月砥砺,始终不变的初心。

为了让悬崖上的全国最后一个不通公路建制村通路,呼呼轰鸣的直升机飞进了昔日静谧的四川凉山阿布洛哈村,为筑路工人运来施工设备:

为了让全国最后一个地级行政区接入国家大电网,施工人员顶着高寒缺氧的艰苦环境,背起氧气瓶、吃着护心药,在西藏阿里的高山之巅竖起塔架、架起线缆;

为了让最后的“锅底人群”与全国人民一道迈入小康,全体扶贫干部顶着世所罕见疫情冲击的巨大压力尽锐出战,将汗水洒遍每一条沟沟坎坎……

伟大的脱贫攻坚实践,激荡着伟大的脱贫攻坚精神:那是不信东风唤不回的担当精神,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奋斗精神,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攻坚精神,丹心从来系家国的奉献精神……

云南华坪县,金沙江畔僻处一隅的小城。每一个来到华坪女子高级中学的人,无不被一段誓词震撼——

“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我欲于群峰之巅俯视平庸的沟壑。我生来就是人杰而非草芥,我站在伟人之肩藐视卑微的懦夫!”

写下这句誓言的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张桂梅,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扶贫干部”。但她弱小的身躯,充满了对贫困的睥睨、对命运的渴求。

这位63岁的校长,扎根边疆教育一线40余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推动创建了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至今已帮助1800多名女孩走出大山考入大学。张桂梅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张妈妈”。

众人拾柴,微光聚力。反贫困的史诗画卷中,14亿中国人都是张桂梅一样的“编外”扶贫干部。

甘肃和青海交界处,有一系列山峰绵延50公里,传说是由女娲堆积石头而成,大禹曾在这里治水,人们称之为“积石山”。这也是青藏高原过渡到黄土高原的标志性山脉。

山两侧,一边是甘肃积石山,一边是青海循化,两个县居住着人口约2万和10.1万的少数民族——保安族、撒拉族。

2020年8月,循化县下拉边村农民韩尕玉兰为给儿子张罗娶媳妇,从长期工作的浙江杭州拉面馆返乡,人生中第一次坐飞机。

“感觉就是一个字:快!”在自家敞亮的房子前,韩尕玉兰谈起这次行程难掩兴奋。

韩尕玉兰儿子是聋哑人,全家靠打零工维生,在脱贫攻坚启动之初,就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重点帮扶。

“感谢党的好政策,我把政府资助到户产业资金入股了妹妹的拉面馆,全家也都在拉面馆打工。现在,终于攒够给儿子娶媳妇的钱了!”韩尕玉兰说。

纯净的歌声中,孩子们的梦想在夜

色中起舞,飞向璀璨的星空。这梦想不仅属于曾经贫困、如今无所畏惧的海嘎少年,更属于无数用不懈奋斗创造时代奇迹的中华儿女……

(四)大国的担当

2017年3月24日,北京东北四环,一座白色小楼。

会议室里,一方是国务院扶贫办主要负责人,一方是美国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比尔·盖茨。双方签署战略合作谅解备忘录,将在中国反贫困经验的总结及交流推广、扶贫人才培养等方面合作。

贫困,绝不是宿命。